

## 阿伊莎·卡拉斯，前天主教徒，菲律宾籍



我的名字叫阿伊莎·卡拉斯。在来到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之前，我曾是个天主教徒，因为我父母都信奉天主教。

我们曾去过不同的教堂向天主祈祷，但都是通过人为的肖像。在那段时间，我问自己，这就是天主真实的面孔吗？任何一个人怎么可能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？他们已经见过他吗？

在马尼拉有一个地方，那里有一座清真寺。每当礼拜的时间来临时，我就听到唤礼的声音，我闭上双眼，就会感觉到内心十分的平静，即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它就像音乐，在我的心中响起。

没有人，甚至我，会知道我最终会归信伊斯兰。我在沙特阿拉伯应聘了一份工作，以便给我的家人一个更好的未来。

要具备，而不去体验一个文化的冲击，我研究了一些可能会帮助我在中东国家生活及与人相处的资料。

我对整个国家的文化、语言，及宗教做了一定的研究。我真的对伊斯兰教很好奇，甚至在坐飞机到达这里之前，我都在阅读有关伊斯兰方面的书籍。

归信伊斯兰，并不是我一时的冲动。我经常向医生讨教伊斯兰的知识。因为在我的心目中，他们将能够帮助我更多的了解伊斯兰，因为他们一出生就住在这个王国。

2008年1月15日，我了解到，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所义务教授伊斯兰知识的学校（Madrasa）。我决定参加这个班。2008年1月17日，我同我的一位朋友和一位穆斯林室友一同报了名。

起初所有的目光都对着我，因为我是班里的新生，是他们中唯一的一名基督教徒。我倾听着老师给我们讲授伊斯兰、《古兰经》和先知穆罕默德（愿主福安之）和造物主安拉。

从那时起，我开始真正了解伊斯兰。之后，我请求在菲律宾的妈妈允许我由天主教改信伊斯兰教。

艾里哈姆杜林俩（Alhumdullillah，万赞归于安拉），母亲并没有反对我。（我的父亲已于去年11月去世）。她说，她只是害怕，一旦我信奉了伊斯兰教就会忘了她们。我说，穆斯林非常注重孝敬父母，尤其是母亲。

2008年1月24日，我在老师和其他同学们的面前宣读了“舍哈德”（Shahadah）。当我宣读作证词时，我内心中涌出无比的激动。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感受。

我唯一知道的是，从我诵读了作证词后，内心感到很轻松。终于，我在有生之年找到了内心的平静。伊斯兰确实不同。

有些同事问我为什么决定加入伊斯兰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相信，除安拉外，绝无任何应受崇拜的，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。

有些基督教徒认为我背叛了我的信仰。然而，在我心里，我知道这是不正确的。艾里哈姆杜林俩，我已经参加了副朝。我是2008年3月5日参加副朝的，而它确是令人难忘。

就这样，我的疑虑，我的担心，以及世上的一切不好的事情，都与我分离。我真的很高兴，并且觉得我可以在那儿度过一生，崇拜安拉，赞美安拉为世人恩赐的这一切。

我从未想到，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克尔白（Kabah，天房）。在年轻时我曾看到过它的图片，但真正亲眼目睹确令我充满幸福，并在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。

在周末，我都会到我工作地方的宗教学校学习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一直都在学习伊斯兰教。只要我确信安拉，笃信后世，我觉得一切都会变得更美好。

我希望，并向安拉祈祷，一定会说服我的家人也接受伊斯兰。我希望他们能从审判日严厉的刑罚中得以拯救。

在我看来，一个穆斯林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守望道德，树立榜样，从中赢得非穆斯林的好评，以便于他们认识到，对伊斯兰负面的陈腔滥调都是错误的。

我曾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而嫁给了一位穆斯林。我嫁给了他，是因为他的优秀品格，因为，我知道任何所谓的基督教徒都不可能拥有像穆斯林这样的品格。

不过，之前我曾决定向我的丈夫证实，他的道路是错误的，他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。他只是向我问了几个有关信仰的严肃问题，如“基督在《圣经》的什么地方教导他是神？”

当我没有找到这样的出处时，我开始越来越多的搜索。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，我泄气了。我阅读了英文版本的《古兰经》（滑稽的是，这正是我的牧师送给我的），以便更好地和我的丈夫争辩。

相反，我发现与《圣经》的教义相比，其经文更加的和谐。在认主独一的概念中，我找到了心灵的慰藉。感赞安拉，我们如今是一个完全的穆斯林家庭。